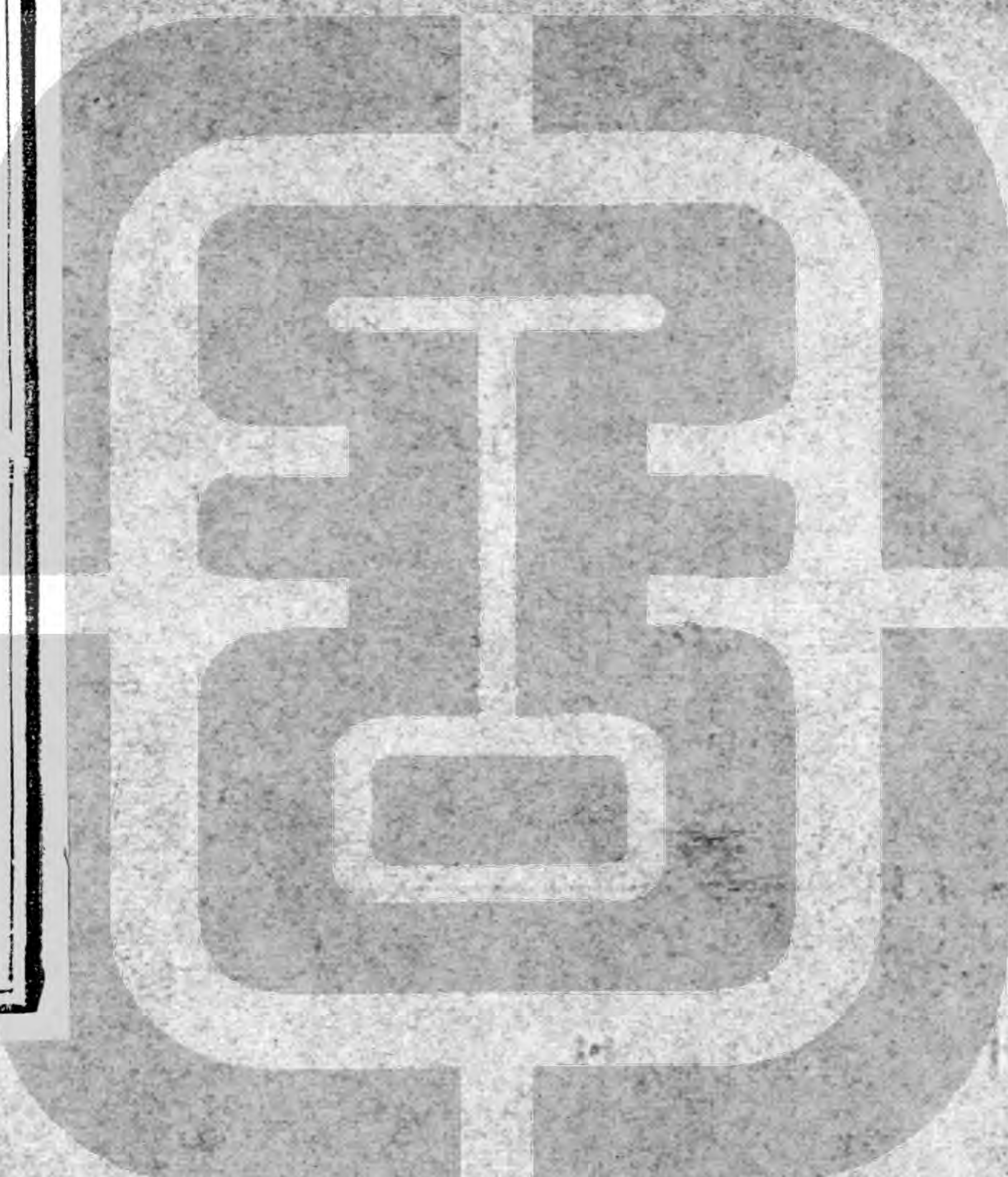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經部二十一

禮類三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內府藏本

漢鄭元註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

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

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

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

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



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  
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  
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  
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  
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  
云七世祖仁撰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  
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  
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  
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

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云此於  
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  
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樂  
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  
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疏  
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  
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爲馬  
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豈有以四  
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况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



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佑高誘鄭元盧植融絕不豫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悞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註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勅修禮記大全始廢鄭註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士好之者終不絕也爲之疏義者唐初尙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爲皇甫侃以熊安生爲熊安二人姓名並悞足徵校刊之疎謹附訂此於貞觀中勅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以

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又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根狐死不首其邱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故其書務伸鄭註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爲鹽卽衛湜之書尙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處撰處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處端平初入講幄時所纂未及講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卽漢書藝文志所云古明堂之

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篇之內者呂氏春秋錄以分冠十二紀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爲周公作鄭康成高誘以爲卽不韋作論者據漢書百官表言太尉爲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與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與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集舊文或附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某令則致某災殆因洪範



庶徵而推衍之遂為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慮解皆未能駁正然列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為慮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各為一編多刪其復於例為協間有刪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間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

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閣後終於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紹定辛卯趙善湘為鉅板於江東漕院越九年湜復加校訂定為此本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蓋首尾閱三十餘載故採摭羣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採摭亦最為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



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陳澔注立於學官而澔注在若隱若顯間今

聖朝

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澔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論定乎又澔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其後慈谿黃震讀禮記日抄新安陳櫟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澔書刪節而附以

已見黃氏融滙諸家猶出姓名於下方

案此見黃氏日鈔

陳氏則不復標出

案櫟書今不傳此見定宇集中櫟所作自序

卽此一

節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殆非諸家所及矣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而虞集行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卽澄卒之歲其言頗不相合然要爲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書



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麀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相從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爲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爲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儀等六篇別輯爲儀禮傳亦皆與古不同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旣

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考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刪爲八十五戴聖刪爲四十九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上類禮義疏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著爲經教不可刊削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註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著勒成一家然與先



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夫可云云則古人屢經修緝迄不能變漢儒舊本唐以前儒風淳實不搖撼於新說此亦一徵澄復改併舊文儼然刪述恐亦不免僭聖之譏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次所解亦時有發明較諸王栢刪詩尚為有間故錄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 通行本

元陳澥撰澥字可大都昌人雲莊其號也是書成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

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注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澥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為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澥註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澥註為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註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澥註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澥註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



行而濫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  
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其註學記術有序  
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周  
禮鄉大夫實無此文註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賈  
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賈說相反  
頗爲論者所譏然朱子註詩騶牝三千引禮記問  
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註孟子神農之  
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此文蔡沈註書  
釐降二女於媯汭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

又註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註星有好  
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均無此文是皆  
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且何休漢代通儒號爲  
學海而註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  
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尚誤記爾雅爲  
禮文又何有於濫濫所短者在不知禮制當有證  
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如註孝經論語  
之法故用爲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朱彝  
尊經義考以免園冊子詆之固爲已甚要其說亦



必有由矣特禮文奧蹟驟讀爲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士固亦不爲無益是以

國家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然復

欽定禮記義疏博採漢唐遺文以考證先王制作之旨併退澹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是則聖人御宇經籍道昌視明代大全抱殘守匱執一鄉塾課冊以錮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矣

禮記大全三十卷

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勅撰以陳澔集說爲宗所採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隣人竊鈇之疑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非虛懸而無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



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爲尤甚陳澔集說略  
度數而推義理疏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  
專作一書以攷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  
以爲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  
澔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  
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  
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  
一朝之制度姑並存之云爾

月令明義四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崇禎十一年  
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其說  
以二至二分四立皆歸於中央之士爲取則於洛  
書之中五而五氣於以分布此歲功所由成政事  
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合總圖又以月令載昏  
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併細載中星距極遠  
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等十二卦象象以爲此聖  
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爲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  
列原本於前而別列授時厯新測於後考堯典中



星與月令不同故大衍厯議曰顓頊厯卽夏厯湯作殷厯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故開成石經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厯宋延祐二年仍復舊本月令而唐月令別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道周乃別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

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爲月令蹈唐人之失殊爲未協特其所注雜采易象夏小正逸周書管子國語叅稽考證於經義頗有闡發其臚舉史傳亦皆意存規戒非漫爲推行禳祥則改經雖謬而其因事納誨之忱

則固無悖於經義也

表記集傳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二自序以爲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爲表記之所



由名考說文解字表裏字皆從衣此篇名表記者蓋謂人之言行猶衣之章身故鄭康成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先儒舊義本無可疑道周乃謂取於八尺之表殊爲附會又是篇古注分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經文體例合於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諸節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如云此經文廣明恭敬之

事又云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廣明仁義之道前儒說經於章段離合之間其慎如此陳澧集說不用注疏次第強分四十二餘章已乖違古義道周乃約爲三十六章併強立篇名隨心標目尤爲自我作古無所師承其說則全引春秋解之謂表坊二記不專爲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理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晷影夫坊記一篇猶有數條通於春秋至表記篇則多言君子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証之於經旨亦



為牽合然其借春秋之義互証旁逆頗有發明猶  
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而議論正大  
發揮深切往往關於世教遂亦不可廢焉

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三自序  
以為聖人之防亂莫大於春秋故是書之體以坊  
記為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迹以証但國  
語所載若內史過之論虢亡近於語怪而以為借  
神怪以防欲義涉荒忽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

而以為為三桓而發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詳矣  
乃謂寓其意於鄭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論其影也  
又戴記本為一篇而分為三十章章各創為之目  
其臆斷亦與表記集傳等第其意存鑒戒於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原其亂之所自生究其禍之  
所終極頗為剴切且坊記之文如曰治國不過千  
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  
猶有畔者是隱為春秋書大夫之強起例又云春  
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亦明著春秋之法則道周此



書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緇衣集傳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創立名目案鄭康成云緇衣篇善其好賢者之原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其名是本有辨別善惡之義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說証以史事於愛憎之公私人之才之邪正莫不詳明剴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傳略採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三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

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畧云備蓋莊烈帝銳於求治而闇於知人輕信輕疑漫無鑒別十七年內易閣臣者五十賢姦淆雜卒至於亡賀逢聖致仕之時斷以振作無緒一語可云先見道周此書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權衡進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不必盡以章句訓詁繩也

儒行集傳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五雖亦



有強分篇目之失然記文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云云則章旨本經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較表記坊記緇衣之目尙近於自然其所集之傳亦雜引歷代史傳以某某爲能自立某某爲剛毅意在上之取士執此爲則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併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蓋經爲儒者言道周之傳則爲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諸經其用力最深

者莫如易學觀其與及門朱朝英何瑞圖劉履丁輩往復商榷至再至三所謂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也其孝經集傳亦歷六年而成故推衍亦爲深至若禮記五篇則借以納諫意原不主於解經且一年之中輯書五種亦成之太速故考証或不免有疏然賦詩斷章義各有取郢書燕說國以大治苟其切於實用則亦不失聖人垂教之心故雖非解經之正軌而不能不列之經部焉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禮類三  
謹案是書爲

聖祖仁皇帝經筵所講皆經

御定而未及編次成帙

皇上御極之初乃

命取繙書房舊稿校刊頒行禮爲治世之大經周禮具其政典儀禮陳其節文禮記一書朱子以爲儀禮之傳然特冠義等六篇及喪服諸篇與儀禮相發明耳至於他篇則多整躬範俗之道別嫌明微之防不盡與儀禮相比附蓋儀禮皆古經禮記則多

誌其變儀禮皆大綱禮記則多謹於細儀禮皆度數禮記則多明其義故聖賢之微言精意雜見其中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編推繹經文發揮暢達而大旨歸於謹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納民於軌物衛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說鎔鑄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聖人制作之意惟

聖人能知之矣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三部也經文四十九篇釐爲七十  
七卷附載圖五卷其詮釋七例亦與周官義疏同  
三禮以鄭氏爲專門王肅亦一代通儒博觀典籍  
百計難之弗勝也後儒所見曾不逮肅之棄餘乃  
以一知半解譁然詆鄭氏不聞道韓愈所謂不自  
量者其是類歟然周官儀禮皆言禮制禮記則兼  
言禮意禮制非考證不明禮意則可推求以義理  
故宋儒之所闡發亦往往得別嫌明微之旨此編

廣摭羣言於郊社樂舞裘冕車旗尊彝燕飲  
饗食以及月令內則諸名物皆一一辨訂卽諸子  
軼聞百家雜說可以參考古制者亦詳徵博引曲  
證旁通而辨說則頗採宋儒以補鄭注所未備其  
中庸大學二篇陳澹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  
除不載殊爲妄削古經今仍錄前文以存舊本惟  
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蓋言各  
有當義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後見  
衡鑒之至精也至於



御纂諸經易不全用程傳本義而仍以程傳本義居先書不全用蔡傳而仍以蔡傳居先詩不全用朱傳而仍以朱傳居先春秋於胡傳尤多所駁正刊除而尚以胡傳標題列三傳之次惟禮記一經於陳澹集說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篇仰見睿裁精審務協是非之公尤足正胡廣等禮記大全依附門牆隨聲標榜之謬矣

深衣考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前

列已說後附深衣經文併列朱子吳澄朱右黃潤玉王廷相五家圖說而各闢其謬其說大抵排斥前人務生新義如謂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為前後四幅自掖而下殺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內衽連於前右之衣外衽連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縫與裳同七尺二寸蓋衣每一幅屬裳狹頭二幅也今以其說推之前後四幅下屬裳八幅外右衽及內左衽亦各下屬裳二幅則裳之屬乎外右衽者勢必掩前右裳裳之屬乎內左



衽者勢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圖止畫裳四幅蓋其後四幅統於前圖其內掩之四幅則不能畫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後各六自漢唐諸儒沿爲定說宗義忽改剝四幅之圖殊爲臆撰其釋衽當旁也謂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當旁考鄭註衽裳幅所交裂也郭璞方言註及玉篇註俱云衽裳際也云裳際則爲裳旁明矣故釋名曰衽襟也在旁襜襜然也蓋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裙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義誤襲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

衽不明經文在旁二字之義遂別以衣左右衽當之是不特不知衽之爲裳旁而并不以衽爲裳幅二字全迂益踵孔疏而加誤矣其釋續衽也謂裳與衣相屬衣通袂長八尺裳下齊一丈四尺衣裳相屬處乃七尺二寸則上下俱濶而中狹象小要之形故名續衽其說尤爲穿鑿其釋袂圓以應規也謂衣長二尺二寸袂屬之亦如其長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運肘以漸還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袷尺二寸乃袂口之不



縫者非謂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說文袷袂也禮玉藻鄭註謂袷袂口也蓋袂末統名曰袷今謂袂口半不縫者乃名之爲袷則袂口之半縫者豈遂不得名之爲袷乎且袂口半縫之制經無明文又不  
知宗義何所據也宗義經學淹貫著述多有可傳而此書則變亂舊詁多所乖謬以其名頗重恐或貽悞後來故摘其誤而存錄之庶讀者知所決擇焉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納喇性德撰性德有刪補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已著錄是編因陳澹禮記集說踈舛太甚乃爲條析而辨之凡澹所遺者謂之補澹所悞者謂之正皆先列經文次列澹說而援引考証以著其失其無所補正者則經文與澹說並不載焉頗採宋元明人之論於鄭註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訓詁名物者十之三四辨義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澹註多主義理故隨文駁詰者亦多也凡澹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爲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



往泛採異說如曲禮席間函丈濫以兩席併中間  
爲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  
寸之一駁之是也而又引王肅本文作杖謂可容  
執杖以指揮則更謬於集說矣月令羣鳥養羞性  
德旣云集說未爲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鳥羞白  
鳥及項安世人以鳥爲羞之說云足廣異聞則明  
知集說之不誤而強綴此二條矣曾子問魯昭公  
慈母一條旣用鄭註孔疏以補濫註又引陸佃之  
謬解蔓延於集說之外是正陸氏非正集說矣凡

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然綜核衆論  
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卽其據理  
推求者如曲禮狼母求勝分母求多濫註稱况求  
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  
不伎不求懲忿窒慾之事陳氏所云不免計較得  
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爲之矣  
是雖立濫於旁恐亦無以復應也然則讀濫註者  
又何可廢是編歟

禮記述註二十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坡有周禮述註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讀陳氏集說疑其未盡及讀註疏又疑其未誠如序內稱鄭氏祖識孔氏惟鄭之從不載他說以爲可恨鄭氏祖識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義皆取王鄭二說各爲臚列其他自五禮之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衆詁在諸經註疏中最爲詳核何妄詆與又禮器篇斥後代封禪爲鄭祖緯啟之秦皇漢武前鄭數百年亦鄭註啟之乎又多約註疏而成鮮

有新意而指註疏爲舊說凡此之類皆冒前人卽欺負後人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程朱進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也今於禮運則輕其出於老氏樂記則少其言理而不及數其他多指爲漢儒之附會逐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鈎貫其脈絡而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已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軌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心掃門戶之私見雖義



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至其精要則亦略備矣

禮記析疑四十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註已著錄是書亦融會舊說斷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卽大司樂辨註疏以周官大樂正爲大司樂師氏爲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饗腥序薦璧用樂薦血實柴之次一條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者皆爲薦稷之事其論至爲明晰於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一條取荆南馮氏之言引楚茨之詩以爲嘗當

有樂於內則天子之閣一條謂疏以閣爲庖厨非是蓋閣所以置果蔬飴餌也又付豚一條注疏解爲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一條謂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一條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無攝以宗子之義也祭之日一獻一條謂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間之惟特假



於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今注謂一獻一酌尸疏謂其節當在後編者誤列於前皆具有所見足備禮家一解他如謂執雁奠雁皆爲舒雁而非雁鴻之雁不知禮用雁贄取其不失時能守節也若舒雁則何守節之有又謂深衣純袂緣純邊純卽緣也緣字疑衍其意蓋謂當作純袂純邊按鄭注曰緣緜也孔疏云旣夕謂鄭注在幅曰緜在下曰緜方氏慤曰袞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半寸緣字自有典則非衍字也凡斯之類

未免武斷然無傷於宏旨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別爲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刪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終一段又刪不能涖阼踐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記一段夫禮記糅雜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刪定六經維聖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聞奮筆刪削也朱子改大學刊孝經後儒且有異同王栢吳澄竄亂古經則至今爲世詬厲矣苟在近時號爲



學者此書亦頗有可採惟此一節則不效宋儒之所長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謬於此為後來之炯戒焉

檀弓疑問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鶴亭錢塘人明於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其書以禮記出自漢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辨之如以脫驂舊館人為失禮之正以夫子夢奠之事為杳冥渺茫皆非聖人所宜出又親喪哭無

常聲不應以孺子泣為難繼居讐者不反兵而鬪為啟亂端曾點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為非狂肆之狂倚門而歌斷無此事以王姬為齊襄公妻非魯莊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劉知幾之橫生臆解惑古疑經者可比惟師及齊師戰於郎一條泰衢以郎字為郊字之誤蓋據春秋戰於郊之文不知魯有二郎隱公元年費伯所城之郎在今廢魚臺縣地哀公十年與齊戰之郎則為魯近郊地 案說詳江永春秋地理考實 謂郎即郊則可謂



郎為誤則不可又乘丘之戰一條泰衢疑魯莊公  
敗績之誤不知古人軍潰曰敗績車覆亦曰敗績  
左傳所云敗績覆壓者是也槩以戰衄為疑亦疏  
於考據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自檀  
弓至雜記於註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為之折衷  
與陳澧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為精核如檀弓殷  
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呂氏謂祔祭即以其主祔藏

於祖廟既除喪而後遷於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  
於主烝嘗禘於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  
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於  
新廟此廟實為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侯孔  
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於廟  
門外註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士  
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  
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  
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又如玉藻云襲裘



不入公門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據曲禮疏襲衣卽所謂中衣永謂裼衣上卽謂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註曰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卽爲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復有中衣可知雖孔疏所說然據玉藻有長中繼揜尺之文然繼揜尺之中衣不襲裼衣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衿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絺練漢書萬石君傳註中君若今中衣釋

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卽襲衣也然則中衣但得襲襲衣不得襲裼衣也孔疏顯誤亦以永說爲確又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旣顙其練祥皆行註曰言今之喪旣服顙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爲先有父母之服今有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永謂玩註旣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顙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止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旣顙而值前喪一期再行也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



沒喪而母死其除服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疏曰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然則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後補行明矣永於下節既字乃字之義疏解明確卽上下二節之義亦俱可貫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爲免冠及皇氏髻衰爲露紒髻之誤尤爲精鑿不磨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王肅謂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永特宗其說而於經文弟子字雖不敢如

劉知蔡謨直以爲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註爲得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

深衣考誤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深衣之制衆說糾紛永據玉藻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之文知裳前後當中者爲襟爲裾皆不名衽惟當旁斜殺者乃名衽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考說文曰衽衣衽也衽卽襟永以裳之前爲



襟而旁為衽說文乃以衣襟為衽則不獨裳為衽  
 矣又爾雅曰執衽謂之袪衽謂之襜李巡曰衽  
 者裳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然  
 方言曰褱謂之衽郭璞註曰衣襟也與說文前襟  
 名衽義正同而郭註又云或曰衽裳際也云裳際  
 則據兩旁矣永之所考蓋據璞註後說也又劉熙  
 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  
 倨倨然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衽襟也在旁襟襟  
 然也證以永說謂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

卽釋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卽  
 釋名在旁襟襟之義也其釋經文衽在旁三字實  
 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續衽鉤邊一條謂續衽在  
 左前後相屬鉤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鉤邊在漢時  
 謂之曲裾乃別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衣右後衽  
 之上使鉤而前孔疏誤合續衽鉤邊為一其說亦  
 考証精核勝前人多矣

附錄

大戴禮記十三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經部



漢戴德撰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總目云大戴禮記十三卷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與書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而韓元吉熊朋來黃佐吳澄並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蓋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爲六十七其餘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爲七十二或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爲

七十三或至諸侯釁廟第七十三改爲七十四故諸家所見不同蓋有新析一篇則與舊有之一篇篇數重出也漢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卽明堂篇語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知析盛德篇爲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後又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



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缺四十六篇存者宜爲三十九篇中與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書有注者八卷餘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始以注歸之鄭康成考注內徵引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

儒王應麟困學記聞指爲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續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書正文併注訛舛幾不可讀而永樂大典內散見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於下方史繩祖學齋佔俾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一卷註云戴德撰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遂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云繁遊胡游胡旁勃也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正

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辯作大戴禮記注始采其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訛脫一字亦未可定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是亦旁證矣崧卿以爲隋代誤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屢經傳寫傳與本文混淆爲一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春



禮類三  
三  
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又以關滄藏本與集賢所藏大戴禮記本參校異同注於下方其關本注釋二十三處亦併附錄題曰舊注以別之蓋是書之分經傳自崧卿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經傳實沿其例其詮釋之詳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鑑前編所注實無以勝之於是書可謂有功儒者盛稱朱子考定之本與履祥續作之注而不以創始稱崧卿蓋講學家各尊所聞非公論也其中如

正月之斗柄縣在下五月之菽藜將間諸則九月之辰繫於日十一月之於時日也萬物不通皆宜爲經文而誤列於傳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耒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爲傳文而誤列於經皆爲未允然大戴之學治之者稀少正文句簡奧尤不易讀崧卿獨稽核舊文得其端緒俾讀者有徑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資矣

右禮類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五卷附錄二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訓釋大學中庸者千頃堂書目仍入禮類今併移入四書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強合也大戴禮記舊附於經史繩祖學齋佔俾亦有大戴禮記宋列爲十四經之說然繩祖所云別無佐證且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未可臆加以經號今以二戴同源附錄於禮記之末從其類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經部二十二

禮類四

三禮圖集注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聶崇義撰崇義洛陽人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因取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重加考訂宋初上於朝太祖覽而嘉之詔頒行考禮圖始於後漢侍中阮湛其後有梁正者題湛圖云陳留阮士信受學於潁川綦母君取其



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  
違錯正稱隋書經籍志列鄭元及阮譔等三禮圖  
九卷唐書藝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張  
鎰三禮圖九卷崇文總目有梁正三禮圖九卷宋  
史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云四部書目內有三禮  
圖十二卷自開皇中勅禮部修撰其圖第一第二  
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  
題梁氏鄭氏則所謂六本者鄭元一阮譔二夏侯  
伏朗三張鎰四梁正五開皇所撰六也然勘驗鄭

志元實未嘗爲圖殆習鄭氏學者作圖歸之鄭氏  
歟今考書中宮室車服等圖與鄭注多相違異卽  
如少牢饋食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  
飾也飾蓋象龜周之制飾器必以其類龜有上下  
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龜上下甲蓋者意擬之辭而  
是書敦與簠簋皆作小龜以爲蓋頂是一器之微  
亦失鄭意沈括夢溪筆談譏其犧象尊黃目尊之  
誤歐陽修集古錄譏其簋圖與劉原甫所得真古  
簋不同趙彥衛雲麓漫鈔譏其爵爲雀背承一器



犧象尊作一器繪牛象林光朝亦譏之曰聶氏三禮圖全無來厯穀璧則畫穀蒲璧則畫蒲皆以意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帶膀上粟文耳是宋代諸儒亦不以所圖為然然其書抄撮諸家亦頗承舊式不盡出於杜撰淳熙中陳伯廣嘗為重刻題其後云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舊帙錄之以備一家之學此書世所行者為通志堂刊本或一頁一圖或一頁數圖而以說附載圖四隙行欵參

差尋覽未便惟

內府所藏錢曾也是園影宋鈔本每頁自為一圖而說附於後較為清整易觀今依仿繕錄焉

三禮圖四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劉績撰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鎮江府知府是書所圖一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諸書而取諸博古圖者為尤多與舊圖大異考漢時去古未遠車服禮器猶有存者鄭康成圖雖非手撰要為傳鄭學者



所爲阮謙夏侯伏朗張鎰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時儒風淳實尚不以鑿空臆斷相高聶崇義參考六本定爲一家之學雖踵謬沿訛在所不免而遞相祖述終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圖所載大半揣摩近似強命以名其間疎漏多端洪邁諸人已屢攻其失績以漢儒爲妄作而依據是圖殊爲顛倒然所採陸陳諸家之說如齊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犧尊純爲牛形王肅據以證鳳羽婆娑之誤齊景公器出晉永康中象尊純爲象形劉杳據以

證象骨飾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時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時沈括據以證蒲形禾形之謬此書並採用其說亦足以備一解至於宮室制度輿輪名物凡房序之位輻輳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補崇義之闕且以拾希逸之遺其他珽茶曲直之屬增舊圖所未備者又七十餘事過而存之未始非兼收並蓄之義也

學禮質疑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考辨古



禮頗多新說如謂魯郊惟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自魯僭行日至之郊其君臣托於祈穀以輕其事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今考襄公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穀事欲蟄而郊郊而後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與孟獻子之言亦合斯大旣不信左氏又據詩序謂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說不知大戴禮公符篇載郊祀曰

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則郊兼祈穀之明證家語雖出依託然皆綴緝舊文其郊問篇稱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王肅注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與鄭杜二家尤爲契合斯大別爲創論非也斯大又謂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國中今考五經通義大社在中門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賈疏及通典俱宗其說又左傳閔公二年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杜預註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穎達曰魯是周之



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則國社之所在為朝廷執政之所在其為中門內無疑諸侯之國社與天子之大社同也周書作雒篇曰乃設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國中與南郊對舉則大社不在郊而在國可知斯大所云誤亦顯著斯大又謂士止為小宗不得為大宗以士無祖廟也今考喪服小記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又荀子曰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

楊倞註曰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據此則士亦得為大宗明矣又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元注曰宗子之無父無後者為墾祭之孔穎達疏曰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為墾祭之又曾子問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鄭注曰祭於家容無廟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無廟而為宗子者矣今斯大謂有始祖廟乃得為大



宗充其說不特士不得爲大宗據祭法則大夫止有曾祖廟將大夫亦不得爲大宗乎斯大又變其說謂士大夫皆得有高曾祖廟引大傳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不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有廟者合祭大夫蓋祫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又安得援爲皆得有廟之証乎斯大又謂小記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祔於高

祖姑是高祖有廟今考小記孔疏曰妾無廟爲壇祔之耳則妾雖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廟觀雜記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孫嫡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不爲從祖立廟也又安得爲高祖之妾有廟乎凡此皆自立異說略無顯據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闡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



之學也

讀禮志疑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考已著錄是編以三禮之書多由漢儒採輯而成其所載古今典禮自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以及名物器數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齟齬不合因取鄭孔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書務得其中並旁及春秋律呂與夫天時人事可與禮經相發明者悉爲採入其有疑而未決者則仍闕之故曰讀禮志疑案禮經自經秦

火雖多殘缺不完而漢代諸儒去古未遠其所訓釋大抵有所根據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義理雖精而博考詳稽終不逮注疏家專門之學隴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詣之醇誠近代儒林所罕見至於討論三禮究與古人之終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篤信鄭注往往不免附會而陳澧集說尤爲舛陋隴其隨文糾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實非俗儒所能及如論孔疏月令引太史職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並舉則分年歲單舉則可互稱又祥



禪主鄭駁王廟制尊劉駁鄭於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之文謂温直是蘊藉不當如孔疏所云以物承藉於未卜禘不視學取孔疏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駁集說不五年不視學之說謂司尊彝變朝踐爲朝獻變再獻爲饋獻爲省文互文之法皆自抒所見絕無門戶之私至於緇紉純三字謂純當作紉古人字亦誤用後來不可不慎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黃羣書備考以賈公彥訛作賈逵人所共知何煩深辨

而亦特立一條爲之駁正此蓋閱書時隨筆標記門弟子編次校刊乃誤入正文未知簡擇固不足爲隴其病矣

郊社禘祫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前答門人李塉問南北郊分祀及問有禘無祫之說末附艾堂問自注云同郡學人集於艾堂所問此則專論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見於周禮本有明文疑無北郊之祀者本無庸置辨



奇齡性喜攻駁反覆詰辨未免繁雜至於時祭之外禘為大祭所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語出緯書本不足據禘對牲為義不對禘為義也奇齡辯大禘與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時祭必合祭故稱禘則皆發昔儒所未及於經義不為無補錄存其說亦足資禮家之采擇焉

叅讀禮志疑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汪紱撰紱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是書取陸隴其所著讀禮志疑以己意附叅於各條之

下其於大禮大端若謂南郊即為圓丘大社即為北郊禘非祭天之各路寢不得倣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饗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說皆主王肅而黜鄭元故頗與舊註相左其謂東西夾室不在堂之兩旁而在東西房之兩旁考儀禮公食大夫禮公迎賓入大夫立於東夾南士立於門小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上介門西蓋均即位於堂之上下如紱所云則大夫及宰乃違眾而獨立於堂後及東西房兩旁隱蔽之



地矣又聘禮設殮亦云堂上之饌入西夾六蓋數饌於賓其陳設皆自堂及庭及門取其羅布目前如紱所云則饌亦設於堂後矣紱又謂士無朝服元端卽士之朝服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考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旣云素鞞則素裳矣與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無以異未嘗獨以黃裳元裳雜裳之元端爲朝服也又魯語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士固非無朝服紱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謂大夫士無西房故士喪禮主人

括髮衆主人免於房而婦人乃獨髻於室以無西房故也其說本孔疏可破陳祥道禮書之惑又謂大夫士廟亦當有主與通典所載徐邈及清河王懌之議相合如斯之類亦多深得經義固可與隴其之書並存不廢也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鄭康成有三禮目錄一卷此三禮通編之始其文不可分屬今共爲一類亦五經總義



之例也其不標三禮之名而義實兼釋三禮者亦併附焉

禮書一百五十卷

內府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師友談記稱其許少張榜登科又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註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爲太常博士賜緋衣不旬餘而卒又稱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義郎宋史則作官至秘書省正字然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亦稱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撰與廌所記

同廌又稱嘗爲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爲進之乞送秘閣及太常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則稱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宋史陳暘傳則稱禮部侍郎趙挺之上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

案樂書實二百卷宋史字誤

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則廌振孫所記爲確公武朝廷聞之之說非其實也其中多掎擊鄭學如論廟制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與康成天子五廟之說異論禘



禘謂園丘自園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園丘之  
 說論禘大於禘並祭及親廟攻康成禘小禘大祭  
 不及親廟之說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闢康成  
 上帝即五帝之說蓋祥道與陸佃皆王安石客案  
道為王安石之徒見晁公武安石說經既剗造新  
讀書志祥道論語解條下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佃禮  
 象今不傳惟神宗時詳定郊廟禮文諸議今尙載  
 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別解與祥道駁鄭畧同蓋一  
 時風氣所趨無庸深詰然綜其大致則貫通經傳

縷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陳振孫稱其論辨  
 精博間以繪畫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  
 或正其失或補其闕晁公武元祐黨家李廌蘇門  
 賓客皆與王氏之學異趨公武則稱其書甚精博  
 廌亦稱其禮學通博一時少及則是書固甚為當  
 時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廢之矣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儀禮經傳通解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註朱  
 子乞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



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卽是書也其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沒後嘉定丁丑始刊板於南康凡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共二十三卷爲四十二篇中缺書數一篇大射至諸侯相朝八篇尙未脫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則仍前草創之本故用舊名集傳集註是爲王朝禮中缺卜筮一篇目錄內踐阼第三十一以後序說並缺蓋未

成之本也所載儀禮諸篇咸非舊次亦頗有所釐析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乃移入前陳器服章加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未取雜記女子十五許嫁笄之文續經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雖不免割裂古經然自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朱子糾其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因撰是書以存先聖之遺制分章表目開卷瞭然亦考禮者所不廢也其喪祭二門則成於朱子門人黃榦蓋朱子以創稿屬之楊復原序述



榦之言有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則榦之所編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僅修喪禮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禮則尚未訂定而榦又沒越四年壬午張慮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後楊復重修祭禮鄭逢辰進之於朝復序榦之書云喪禮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合別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稿尚有未及訂定之遺

憾則別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書云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慮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稿本併刊而存之竊不自揆遂據稿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復所重修合前經傳通解及集傳集註總六十有六卷雖編纂不出一手而端緒相因規模不異古禮之梗概節目亦畧備於是矣禮書綱目八十五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其書雖仿儀禮經傳通解之例而參考



羣經洞悉條理實多能補所未及非徒立異同如  
士冠禮屨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辭後記前通  
解移置經文陳器服節末是書亦沿襲其說不故  
相詰難至於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以下三十  
一字通解列在陳器饌節下而是書改列在親迎  
節下又通解以記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二句別  
為祭行一節在奠菜節之前而是書以此二句附  
於廟見節之末蓋是書廟見即通解之所謂釋奠  
揆以禮意較通解為有倫次又通解割士冠記無

大夫冠禮而有婚禮以下四句謂當在家語冠頌  
內疑簡錯於此經頗涉臆斷是書則仍記文之舊  
不從通解尤為詳慎亦未嘗曲相附合也蓋通解  
朱子未成之書不免小有出入其間分合移易之  
處亦尙未一一考證使之融會貫通永引據諸書  
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視胡文炳輩務  
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之說未定之說無  
不曲為袒護者識趣相去遠矣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國朝秦蕙田撰蕙田字樹峰金匱人乾隆丙辰進士  
官至刑部尚書諡文恭是書因徐乾學讀禮通考  
惟詳喪葬一門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  
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徐氏體例網羅衆說  
以成一書凡爲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  
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  
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  
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  
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

之用精粗條貫所賅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於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  
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  
附尚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  
緯非剽竊餽釘挂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祥道等所  
作有過之無不及矣

右禮類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淵閣著  
錄

案通禮所陳亦兼三禮其不得併於三禮者



註三禮則發明經義輯通禮則歷代之制皆備焉爲例不同故弗能合爲一類也

書儀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考隋書經籍志謝元有內外書儀四卷蔡超有書儀二卷以至王宏王儉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婦人書儀八卷僧家書儀五卷蓋書儀者古私家儀注之通名崇文總目載唐裴蒞鄭餘慶宋杜有晉劉岳尚皆用斯目光是書亦從舊稱也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

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錄載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朱子謂二程與橫渠多古禮溫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又與蔡元定書曰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云云則朱子固甚重此書後朱子所修祭儀爲人竊去其稿不傳則此書爲禮家之典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鸞之言謂書儀載婦入門之日卽拜先靈廢三月廟見爲非禮引朱子語錄以爲惑於陳鍼子先配後祖一



語又謂檀弓明載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  
殷而云周已成書儀載祔廟在卒哭後於禮爲太  
遽案杜預左傳註謂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故  
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  
故爲先配而後祖其事與廟見無關光未必緣此  
起義又古者三月廟見乃成爲婦故有反馬之禮  
有未及三月而死則仍歸葬母家之禮後世於親  
迎之日卽事事成其爲婦三月之內設有乖忤斷  
不能離婚而逐之設有妖折斷不能輦柩而返之

也何獨廟見之期堅執古義乎至於殷練而祔孔  
子善之其說雖見檀弓考宋史禮志所載祔廟之  
儀實從周禮國制如是士大夫安得變之亦未可  
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禮所圖不內  
外掩襲則領不相交此書釋曲袷如矩以應方句  
謂孔疏及後漢書馬融傳注所說似如頸下別施  
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正方如今時服上領衣不知  
領之交會處自方疑無他物云云闡發鄭注交領  
之義最明與方言衿謂之交郭璞注爲衣交領者



亦相符合較家禮所說特爲詳確斯亦光考禮最精之一証矣禮記大全檀弓忌日不樂條下載劉璋之說引司馬氏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云云此本無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尙從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闕佚者或劉璋偶誤記歟

家禮八卷

少詹事陸費  
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案王懋竝白田雜著有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

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其錄得携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未及更定旣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



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  
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  
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尙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  
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  
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在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  
寅僅二年其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  
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  
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  
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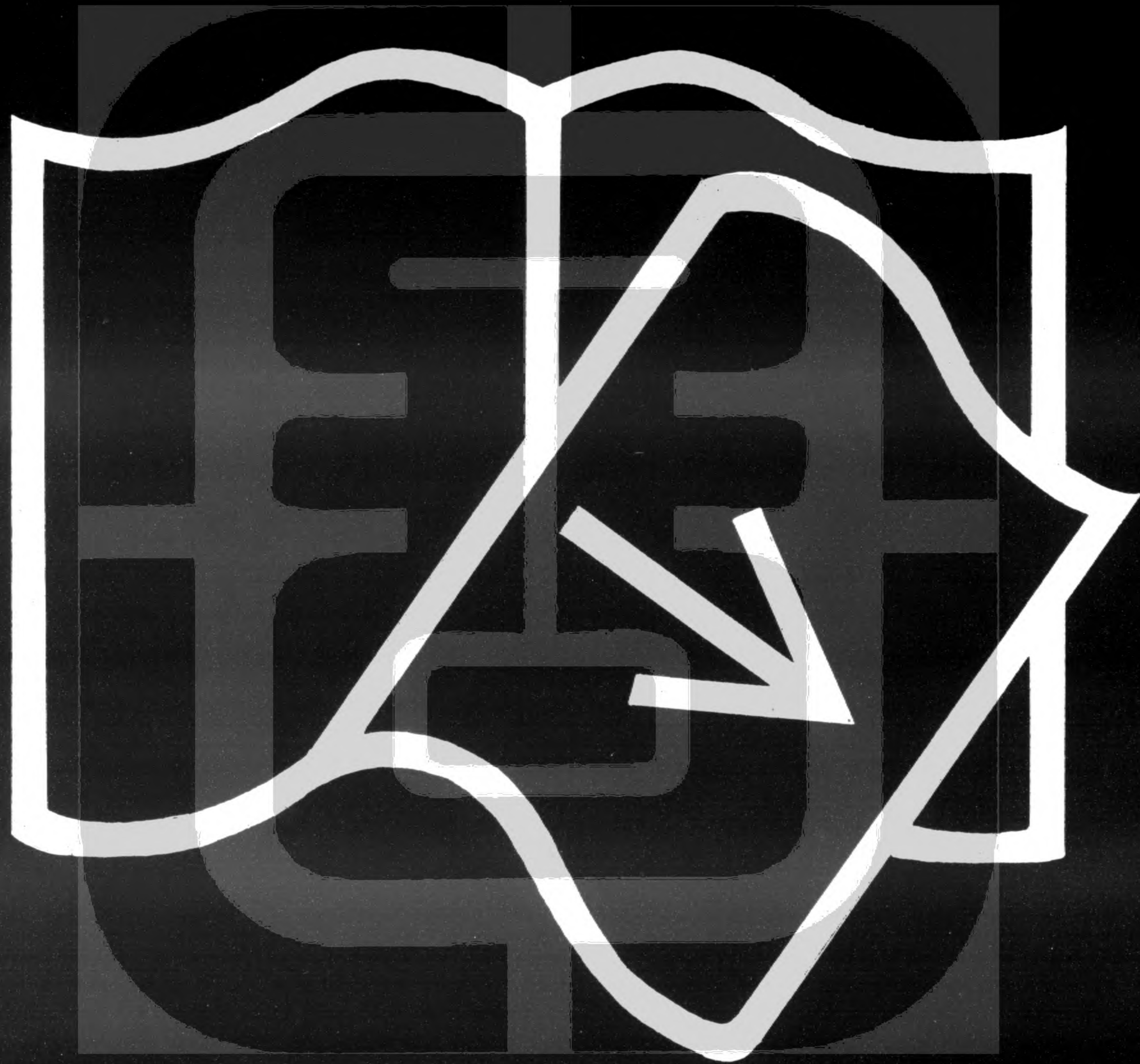
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  
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五卷之四而非  
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  
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  
以附其後顧以衰弱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  
成吾志也甲寅矩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  
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  
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  
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托之朱子所



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  
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  
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云居母喪時所  
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  
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  
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  
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  
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  
畧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

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  
子所傳又元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  
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  
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  
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  
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  
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  
語多疎畧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  
余今編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





P23



於後而一一詳証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  
他所載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  
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  
考證最明又有家禮後考十七條引諸說以相印  
證家禮考誤四十六條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並  
精核有據懋竑之學篤信朱子獨於易本義九圖  
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則是書之不出朱子  
可灼然無疑然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故仍錄而  
存之亦記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輯不無遺闕若文集有答潘恭叔書論編儀禮禮  
記章句答王子合書論居喪家祭又有周禮三德  
說樂記動靜說書程子禘說後等篇此書皆不見  
錄又與吳晦叔書論太廟當南向太祖當東向雖  
與此書所錄答王子合書大義相合然答晦叔書  
更爲詳盡今乃刪詳而存畧又集載鄂州社壇記  
前列羅願在鄂州所定壇壝制度及社稷向位朱  
子必以其深合典禮故詳述之以補禮文之闕而  
此書乃盡刪前篇但存其按以下云云亦失朱子



備載之意然朱子說禮之言參差散見猝不能得其端緒光地類聚而區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學禮者亦爲有功矣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一名二重禮譜蓋欲成喪祭二禮嗣以喪禮別有吾說編因惟存祭禮其說取古禮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爲名凡分七門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時五曰祭儀六曰祭器七曰祭物

末附外神其中各條雖間與朱子家禮爲難不出奇齡平日囂爭之習然家禮實非朱子之書以王懋竑篤信朱子而白田雜記乃反覆辨是書之依託其言具有根據則奇齡之辨又不能盡以好勝目之矣其間如謂漢唐以來人臣無建廟之文南渡紹興嘉泰諸年謂秦檜韓侂胄立廟而制終未定考宋龔鼎臣東原錄稱文彥博家廟不作七間乃用唐杜岐公家舊式則安得謂漢以後人臣無建廟之文其論後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



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縣不同於封建為證其說是也然井田廢而正供之義不廢封建廢而臂均相維之義不廢世官廢而宗子支子之義不廢漢書載當時詔令每稱賜天下為父後者其時已不世官而云為父後則有不為父後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長孫於祖父母之喪服斬衰三年即宗子為後之義灼然可推安能一舉而廢之使至祭之時但以行輩年齒為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條謂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親

之祭致凡為人子者不得祭父則所祭四親係他人之親並非已親所祭之父係他人之父並非已父措語尤乖皆不免於瑕類蓋其大意務通人情故不免有違古義然大致斟酌變通於古禮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誤託於古者剖析考證亦往往釐然有當固不妨存備一說耳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今以朝廷制作事關國典者隸史部政書類中其私家儀



注無可附麗謹彙爲雜禮書一門附禮類之末如律呂諸書皆得入經部樂類例也





卷之四